

人间四月天

坐火车去看油菜花

□王晓宇

记得那一年坐火车去江南,一路向南,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,纷至眼前,山川河流由光秃秃的萧条变成土黄、变成嫩绿,转眼间,车窗外现出一大片金黄,明晃晃的,那是油菜花的黄,漫山遍野,没有边际似的,一丛丛,一簇簇,一片片,却错落有致,像明信片上的风景一样,只一个字:美!

那是怎样的一种惊喜?当然是邂逅的喜悦!

江南,油菜花盛开的季节,一派明媚春光,有惊心动魄的魅力,天地间,满眼黄花,迎风起舞,摇曳多姿,迷人的清香,妩媚的风情,招来了成群结队的蜜蜂,招来了翩翩飞舞的蝴蝶,也招来了大批热爱自然的游人,和油菜花一起,感知春天的多情,感知大自然的馈赠。

远远地望着,有两个人影在花田间跃动,手牵着手,在大片的油菜花田中漫步,有暖风微熏,从他们身边经过;有菜花的清香,在他们身边萦绕;有大片明亮的阳光,笼罩着一望无际的金黄。那一刻,只觉得岁月无比静好。

人人尽说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。

他们自然不会知道,有一个坐在火车里的人,正无比艳羡地看着他们在花田里漫步、看花、闻香、沐浴阳光、陶冶心情、净化灵魂,人与自然合二为一。

惊蛰过后,几场春雨,春风一度,大片的油菜花儿都开了,朵朵迎着风、向着阳,嘟嘟着小嘴,绽开了笑脸。

唐人杨万里曾写过:篱落疏疏小径深,树头花落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诗人笔下,好一派田园风光,花田小径深,儿童捕蝶忙,菜花开得好,蝴蝶无处寻。

清朝的乾隆帝也曾写过关于油菜花的诗:黄萼裳裳绿叶稠,千村欣卜榨新油。爱他生计资民用,不是闲花野草流。在乾隆帝的眼里,这一朵普通的小菜花,不是闲花野草辈,花落籽实,籽可以榨油,于国计民生有大用。

油菜花其实就是一朵平凡的小花,没有牡丹的国色天香,没有梅花的桀骜不驯,没有水仙的冰清玉洁,更没有菊花的傲霜凌雪,可是却仍然有很多人喜欢它。

油菜花的好,是它会开成大片的花海,波澜壮阔。花开的季节,犹如千军万马踏过,蔚为壮观,惊心动魄。只可惜这好持续不了太久,一场春雨,几场春风,花落田间,化做春泥。归根结底,油菜花的好,是花落之后以菜籽榨油,为民生大计,这才是人们喜欢油菜花的真正原因。

火车从江南过,在大片的油菜花里穿行,那时节,心会随着火车一起,在花田里飞翔,那种美,不是心旷神怡所能形容的。今年春天,我还要坐火车去江南,看油菜花开。

人间四月天,总是让人捉摸不透,刚刚还是晴空万里,转眼却是细雨绵绵。在这个春天里,失望化成欣喜,丑陋变成美丽,迷茫中学会收获光明,追求中学会不轻易放弃。短短的几十年人生历程中,有些人、有些事,不能等待。这个春天,如若错过了,又是一次遗憾、一次叹息。

春天就要做春天的事。不远千里去看油菜花,是春天的事;坐在家中品尝野菜的味道,也是春天的事;陪家人郊游野炊放纸鸢,是春天的事;伴着春雨淅沥,躲进书斋读一本好书,也是春天的事;只要我们愿意,春天的意义还可以是到郊外去种一棵树,好好地晒一次太阳,看一部好的电影,或者倾听鸟儿歌唱的声音、流水的声音、花儿绽放的声音,给心灵洗澡,让灵魂沐浴……

所以,春天就做春天的事吧,还等什么呢?

野荠菜的滋味

□星袁蒙沂

那天下午,妻子拧开水管洗菜。菜一棵棵的,仿佛有点冷,它们从塑料袋子里被拿出来时,细条形的叶片一片片朝根部反卷,半抱成团。

瘦瘦薄薄的青色,沾染着淡紫和暗绿,这些荠菜,一看就是从野外挖来的。在这个小镇上生活了几年,除了居住的这条小巷,连隔壁巷子里那些人都很少打招呼,更叫不上他们的姓名。平时,我和妻子的活动轨迹也很单一,只是在单位、家、饭店和超市间活动。除此之外的地方,几乎不去。

上班、下班、回老家,这就是我和妻子一遍遍重复的生活。这段日子,工作任务比较繁重,加班成了常事。有一个星期左右,夜夜加班到零点之后。连续作战,头总是昏沉沉的,身子则轻飘飘的。妻子做的那些菜,端上桌,我只当是下饭的东西,吃到嘴里也品不出滋味。

她下夜班回了趟老家看儿子,回来就带了这么多荠菜。看上去,野荠菜没超市买回的那些菠菜、油菜新鲜,质地不肥厚,颜色也不够嫩绿。炒出来的口感,从印象上讲应该不会多滑嫩,滋味更不敢期待。

关于荠菜的记忆,不是太深刻。小时候,冬季一化冻,野外的避风处,枯草和干树叶堆底下,常有荠菜努力吸收着阳光生活

着。荠菜不怕冻,能当菜吃。在农村老家,挖野荠菜吃的乡亲有很多。农村没有蔬菜超市,冬春交替的季节,地里几乎没有什么青菜,家里能吃到的菜不多,荠菜勉强算是其中的一种吧。

母亲炒过荠菜,用荠菜做过渣豆腐,还包过荠菜水饺,我吃过几次,怎么做的、什么滋味,都已经记不起来了。能记起来的,是挖荠菜的情景。小时候,天一回暖,我就去野外挖荠菜。有时候用铲子,有时候用镰刀,有时候用削尖头的木棍,看到一棵荠菜,对准它的根部,用铲子、木棍狠插入土插断荠菜根,也可以用镰刀钩断荠菜根。挖荠菜要找那种避风、潮湿且向阳的洼地,干燥多风的岭上,荠菜很少。

在济南读书时,一个春天的下午,宿舍的老二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,学校外面有几个废弃的蔬菜大棚,那里面有很多杂生的荠菜。学校周围有圈两米多高的围墙,隔断了校园和外面的联系。老二翻墙出去买彩票时,随便溜达了一段路,就发现了那几个破塑料大棚。

周末,我俩喊着另一个兄弟,三人悄悄从学校的侧门出去,拔了些荠菜回来。塑料大棚里的那些荠菜,虽然是杂生的,但它们沾了蔬菜的光,在温室中长大的它们,叶大色翠,比野

生的荠菜大许多、鲜嫩许多。我们在宿舍用小酒精炉作灶,用薄如纸的小铁锅把荠菜油炸翻炒后撒上盐,做了顿面疙瘩汤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,那些荠菜特别鲜嫩,咸咸的,特别香!也许是特别烫的原因吧,那顿荠菜汤的滋味,在舌尖上翻滚沸腾,盛开成美丽的记忆。

妻子把野荠菜冲洗干净,端着塑料筐绿色的诱惑进了厨房。压抑、麻痹了多天的味蕾被荠菜的绿色唤醒,突然有了些许期待。

花生油爆炒过的荠菜,在肥肉丝的衬托下,绿得浓重。我用筷子挑了几棵荠菜放进嘴里品尝。荠菜咸咸的、香香的,清香但不油腻。它们味道鲜美有韧性,与超市买来的那些菠菜、油菜比有点特别,吞咽时不够滑嫩,但嚼上去有一点沙沙的感觉。

吃惯了蔬菜市场上挑选来的那些青菜,进惯了附近的饭馆,乍吃野荠菜特别满足。妻子说荠菜是表姐给她的。回老家时,表姐正在院子里洗荠菜。她挖了满满几大盆,让妻子装了一小袋子回来。表姐是四姨的女儿,不善言谈。她有两个孩子,家里不富裕,挖野菜吃不是为了品尝野味,用于做菜和糊口的意味更重一些。

姨家在邻村。表姐嫁给邻居家的三哥后,我们便成了邻

居。表姐和四姨一样,善良实在,不太会打扮。她没啥坏心眼儿,但也不太会为人处世,常听别人说她傻。地里那些体力活她样样能干,家务活却做不好。我与表姐接触不多,关系也不密切。平时见面打声招呼,单纯是亲戚和邻居关系使然。如果不是妻子拿了她的荠菜,我不见得会想起她。

和市场上那些人人工种植的荠菜比,野荠菜的口感并不算最好的,挖荠菜是个既费工夫又辛苦活,还是个“技术活”。在野外走上很远的路,剔除那些和荠菜长相十分类似的野菜,才能挖出小半篮。有时外出,偶遇一大片荠菜地,舍不得放弃,没拿工具就只好用拇指和食指去掐,一棵棵的,掐不多就掐得手指头痛,好不容易才挖到小半篮荠菜。吃这种纯天然野菜时,品的不光是菜的滋味,还有人生的滋味。

有些时候,人生也如荠菜,蹲守在某个时间的角落里寂寞着,静静地生活,从不打扰谁,也不被打扰,只是偶尔才会被记起。

吃着荠菜,我想了许多。忙过这阵子,我一定陪妻子回趟老家,抱着儿子去野外,一家人一起挖些荠菜。这个时候,野外的荠菜有些已经开花,应该更有滋味……

想念槐花饭

□黑玉辉

的头。我意识到什么,拿出油条,说爷爷你吃,爷爷摇摇头,说你吃吧,爷爷不喜欢吃油腻的。我硬把油条塞到他嘴里。爷爷笑了,说,你这傻小子!

春天一来,四月一到,我就缠着爷爷去钩槐花给我吃。爷爷找来一根长竹竿,把镰刀绑在竹竿上,扎死、捆紧,以防镰刀掉下来。然后走到槐树下,瞅准花开得密并且枝子不粗的一束,用镰刀一划,带花带叶的树枝便飘落下来。我欢喜地跑过去,用手捋槐花,由于花比较多,一捋就是满满一手。不一会儿,就能捋个半篮子。

回到家里,我烧火,爷爷打水淘洗槐花。槐花捞起时,泛着湿漉漉的清香,我忍不住,抓一把塞在嘴里,大嚼着。爷爷哈哈大笑,他给槐花拌了面,洒上盐水,摊在筛子上。这时,水基本

上也烧熟了。等水烧开冒着蒸汽的时候,我就急不可耐,要掀锅盖出来吃,却被爷爷阻止了。他说,焖一会儿,蒸透了再吃。几分钟以后,爷爷把蒸好的槐花从锅里盛出来,浇上捣碎的蒜泥,再淋些香油,就可以吃了。我盛一大碗端给爷爷,爷爷说你先吃。我说你先吃吧,我再盛。说着,我又盛了一碗。我们俩就坐在门槛上吃起来。时光悠悠,那样的日子真让我怀念。

我稍稍大了些,爷爷也渐渐老迈,他已经拉不动树枝了。再捋槐花的时候,我就爬上树,从树上折断树枝,扔给爷爷,他坐在树下捋。我问爷爷够吗?爷爷说够了够了,也留些给别人,我便“咪溜”一下从树上溜下来。爷爷看着我笑,说真像他小时候。能跟爷爷小时候一样,我觉得很高兴。

爷爷老去的速度让我们意想不到。那年,爷爷竟然患上了食道癌,吃不下东西,每天只能喝一些稀粥。还好,那时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回来,留在家中照顾他。春天来临的时候,院墙内外开满了白色的槐花。我去看爷爷,他指了指窗前的槐树,笑了。我领会了爷爷的意思,赶紧爬上树,捋了些槐花,让母亲蒸熟,我端给他。爷爷闻了闻,吃了两口,呛得脖子和脸通红,不住地咳嗽着。我连忙拍他的后背,才终于吐了出来。我呜呜哭着,爷爷也老泪纵横。终于,他没能熬过那个春天,永远去了。

又是人间四月天,槐花稠稠密密堆在枝头。槐花凋零以后可以再开,而我亲爱的爷爷,一去之后永远就不再回来了。吃着自己蒸的槐花,突然就觉得没有了那时的味道。

夜伴春雨好读书

□沈晓锁

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更是写得恰到好处,仿佛他眼里的春雨,如此善解人意,夜晚下雨白昼晴,不会耽搁农人在田里的劳作。

春天,正是读书好时节。风是柔的,雨是细的,夜晚是舒适的,而春天里那绵绵的细雨仿佛是要下到人的心里去。

春雨总是不经意地就给人带来惊喜。某个下着雨的夜晚,淅淅沥沥的雨声从窗外传来,

台灯下,温一壶热茶,翻几页书,累了还可以打开电脑,放点舒缓的轻音乐,心也跟着突然安静了下来。偶尔还可以停下来,推开窗户,在夹杂着青草气息的清香里,听一听窗外雨打树叶、风吹窗棂的声音。而屋内是茶香袅袅,一室的宁静。伴着春雨读点唐诗宋词,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那个时代里的春天,春的气息就在古人的文字里扑面而来,那种感觉自是妙不可

言。

在下着雨的夜晚,仿佛更加地眷恋文字给予的温度。比如“沾衣欲湿桃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比如“细雨湿衣看不见,闲花落地听无声”,再比如“海棠不惜胭脂色,独立蒙蒙细雨中”。这样的句子,每次读到,心都会在那一刻沉淀出一朵花来。

伴着春雨,读点书,这样的夜晚,总是醉人的。